

# 博物馆展览文字浅析

## 观众研究视野中的案例分析

魏 敏

(成都博物院 四川成都 610015)

**内容提要** 观众研究是现代博物馆学的核心内容。西方博物馆学通过对观众行为模式观察研究和数据统计分析,来剖析博物馆观众阅读行为的特点。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观众自身的认知体系主导着包括阅读行为在内的博物馆观众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博物馆体验。文字风格和形式设计影响着观众对博物馆展览文字的阅读行为。而针对具体展览的目标观众调查和展览评估应是进行展览策划和文字撰写的前提,是构建高效博物馆展览文字的关键所在,却也是目前中国博物馆展览策划中的重要缺环。

**关键词** 博物馆 展览文字 观众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66

**文献标识码** A

博物馆展览文字,是博物馆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博物馆展览文字的撰写是博物馆展览策划中的关键一环,它直接决定了博物馆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甚至对形式设计的风格产生影响。然而,博物馆展览文字的撰写也是博物馆研究中最具争议的话题,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逻辑思维来组织文字?展览文字的多寡如何把握?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最有利于传递信息?由于展览内容和策展人思维模式的不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主观臆断的色彩。然而,西方博物馆学的观众研究理论和数据分析却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为我们更客观地把握展览文字的编排原则、更有效地传递信息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也是本文讨论的基础和前提。

### 一 展览文字与观众行为模式

传统博物馆的教育理念重在设计和灌输,博物馆工作者按照自己的理念设计展览,要求观众按照策展人预设好的线路参观展览,并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最大限度地传播信息。然而,多年的观众研究数据证明,这种灌输式的信息传递模式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观众永远不会像策展人预想的那样去理解展览,人们在博物馆中的行为带有很强的自主性。那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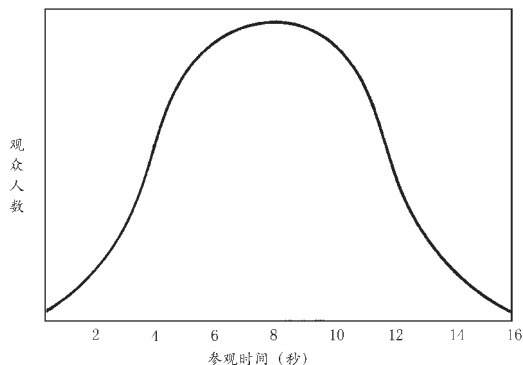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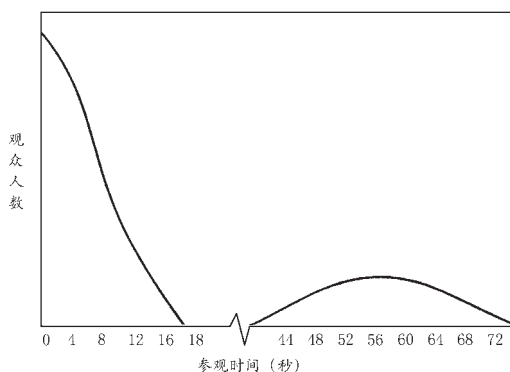
不是所有的观众都会阅读展览文字?他们如何阅读说明文字?这两个问题,也是博物馆观众研究所关注的焦点。西方博物馆学者试图通过对观众行为模式的观察和数据统计分析来得出结论。

#### 1. 观众是否阅读展览文字

相对而言,对前一个问题的讨论更具争议性。一方面,对观众阅读行为的观察和数据统计存在困难。有学者在系统研究了观众整个参观过程后发现:参观开始后的20~30分钟是观众集中阅读的时期;此后,由于阅读疲劳加剧,观众会意识到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阅读所有的展览文字,阅读量会急剧下降。因此,在不同时段对观众进行观察所得出的数据会有较大的差异<sup>[1]</sup>。也有观点认为,观众的阅读行为是一种很难明确观察到的行为,它往往伴随着文物欣赏、交谈等行为同时进行,这给最后的数据统计带来了较大误差。另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是在于数据分析和阐释。利用数学模型或者计算平均值的方式来分析观众阅读行为存在较大的误差。例如,学者们往往习惯采用钟形曲线来统计观众的阅读时间(图一),根据这一模型,几乎所有的观众都会阅读说明文字,只是时间长短不同,大部分观众会阅读8~9秒。但是,在现实情况中,这种模型并不具有

收稿日期 2011-09-14

作者简介 魏敏(1983-),女,成都博物院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公众考古学、博物馆学。

图一<sup>[4]</sup>// 钟形曲线图二<sup>[5]</sup>// 双峰图形

意义,实际观察到的情况是:大部分观众不会阅读说明文字,而少部分具有阅读行为的观众,其阅读某一特定展板的时间通常会超过40秒。于是,学者们发现,双峰(bimodal)图形(图二)与实际情况更相吻合,而且这一结论几乎适用于大部分博物馆展览的说明文字<sup>[2]</sup>。同时,人们也注意到,计算观众阅读时间的平均值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根据统计,观众在某一特定文字展板前的平均停留时间仅数秒,但真实的情况下,大多数的说明牌不可能在几秒钟之内阅读完成,因此平均时间的计算并不能表明观众阅读的实际情况,也不能为展览策划和评估提供任何有益的建议<sup>[3]</sup>。

## 2. 观众如何阅读展览文字

根据上述讨论,不阅读是博物馆观众的常见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参观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使人们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所有的文字。因此,解释阅读行为的发生过程就成为更具实际意义的话题。综合各项指标,笔者认为观众阅读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 (1) 无序性

观众阅读行为的发生带有无序性的特点。如前文所说,策展人在展览策划的过程中,尤其是内容策划的环节,往往带有很强的逻辑性,并希望通过控制展线来引导观众按照预先设定好的

逻辑层次阅读说明文字。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除了个别具有考古学或者博物馆学专业背景的观众之外,人们很难按照策展人的逻辑思维进行阅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普通观众对博物馆这一陌生环境的适应需要时间,因此在参观刚开始的几分钟里,人们通常不能集中精力进行阅读;另外参观者相互间的交谈和互动也会随时打断阅读进程,带小孩的观众则更是很难注意到说明文字的逻辑层次。

### (2) 选择性

与无序性相联系的观众阅读行为特征是观众阅读的选择性。这种选择的发生可能基于不同的原因,最通常的因素是因为受到参观时间和体力的限制,观众只能选择一些简短易懂的内容进行阅读;即便是在参观时间相当充裕的情况下,人们也倾向于选择一些自身感兴趣的内容仔细阅读,而放弃一些相对枯燥的内容。

### (3) 集中性

观众阅读行为的无序性和选择性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共同的兴趣点,对观众阅读行为的观察表明,观众对于博物馆内的某些重要内容会有集中阅读的行为存在。例如,笔者通过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的观察发现:80%以上的观众会在太阳神鸟金箔前停留,详细阅读相关说明文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广汉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和青铜神树的展牌前。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展品本身的历史价值和观赏性之外,也可能是由于形式设计对观众施加的影响,使人们更容易注意到这些重要的文物,引起观众的阅读兴趣。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看出,虽然博物馆环境、导览设施等会对观众施加影响,但是主导阅读行为发生的仍然是观众自身的认知体系、行为习惯、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博物馆的阐释手段和导览人员的介入仅仅是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建立这种联系,这也是博物馆展览文字所应扮演的角色。

## 二 几种展览文字的模式及其特点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服务社会职能的发展和博物馆观众研究的深入,国内部分博物馆策展人已经开始从观众的角度来审视博物馆说明文字,并试图根据观众需求来编排展览文字,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下面介绍几种典型案例。

### 1. 简洁型:让艺术品自己说话

对观众行为模式的研究表明,人们与陌生的文物接触,首先会问的是“这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用来干什么?”“它值多少钱?”等。当自身

的知识结构无法回答的时候,观众会向说明牌求助<sup>[6]</sup>。因此,对具体问题的描述和解答,比解释展品艺术价值、历史意义、历史变迁等抽象性的概念更容易为观众接受。同时,由于观众无法在有限的参观时间内阅读所有展览文字,他们所能接受的信息实际上相当有限。那么,为什么不能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展品?这一思维长期影响着策展人在展览文字编排——尤其是艺术品展览文字编排上的做法。

艺术品陈列的展品往往质量较高,对艺术品的解释往往遵从就简原则,尽量减少辅助信息,从而让观众将注意力集中于展品本身。每件艺术品的说明都有严格规定,仅包括标题、作者、创作日期、材质、捐赠者等基本信息。这一做法一方面可以为观众提供最具体、最明确的展品信息,另一方面也容易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展品本身。不少大型博物馆,如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以古今艺术品为主要展览内容的陈列大都遵循了这种展览文字的编排模式,以突出艺术品的观赏性,让观众自己去理解艺术品的内涵。这一做法在营造艺术氛围、减轻观众阅读疲劳等方面有着相当明显的效果,同时,凭借着艺术品本身的魅力,也出现过不少成功的案例:如2003年上海博物馆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因其展出了《清明上河图》等国宝级书画,出现了观众彻夜排队的盛况;再如2010年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圆明园国宝展”,也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然而,这种文字编排模式首先默认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展品本身的艺术魅力足以吸引观众,观众可以在对艺术品欣赏的过程中领略其价值。而问题在于,是否每个观众都具备进行高层次艺术审美的知识素养?上海博物馆青铜展厅堪称我国古代青铜艺术精品的殿堂,在1200平方米的展室内,陈列了400余件精美的“国宝级”青铜器,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发展的历史。然而,笔者在2006年针对青铜馆的观众调查数据却显示大部分观众在展厅内“迷失”,不但没有像预期那样逐一观赏每件青铜器,而且作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重器”大克鼎,更是遭遇了80%以上观众的“忽视”。必须意识到的是,博物馆观众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要想在最大程度上赢得观众,则不得不考虑雅俗共赏的问题,即信息传播的层次性问题。必须合理考虑具有专业背景和相关知识的群体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要求,也要充分考虑更多普通观众在信息理解上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过于简洁、抽象的展览

说明文字很难满足观众的求知欲望,甚至导致观众对博物馆说明文字的反感<sup>[7]</sup>。

## 2. 引导型:层层深入的剖析

传统的以实物为主导、简化展览说明的展览方式在现代博物馆教育理念的冲力下饱受非议,人们试图通过更有效、更具感染力的方式来阐释艺术品,以求实现与观众的交流与互动。最极端的例子是由TCL公司主导的、从2008年起在各地巡展的“TCL世界经典艺术多媒体互动展”,该展览展出的61件作品均取材于世界经典的绘画及雕塑艺术精品。展览分为这几个部分:第一章“为什么这么看”,主要展示远古、古代美术作品;第二章“神灵的世界”,主要展示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美术作品;第三章“从科学角度观望世界”,主要展示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美术作品;第四章“记录历史的画”,主要展示新古典主义、印象派美术作品;第五章“思考的美术”,主要展示后印象派、近代、现代的美术作品。策展人在前言中即为展览定下了基调:展览将通过询问一个基本问题为观众提供一次艺术教育的实际应用,即:您是如何理解艺术的?若要回答,观众必须参与与原作互动性的对话中,以加强观众与被参与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为达到这一目的,展览引入了著名美术鉴赏家Feldman的欣赏教育理念,按照“叙述、分析、解释、判断”四个层次解读每个作品。这成为指导展览说明文字撰写的基本原则,每幅画作的说明牌除了介绍作者、创作时间、材质、规格、现藏地等画作的基本信息外,还按照这四个层次来设置内容。这使得整个展览的说明文字具有相当明确的层次性,并且在内容设置、表述风格、乃至文字展板的形式设计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由于解读模式相当明确,观众可以毫不费力地按照策展人的既定思维进行阅读。虽然在说明文字的样式上略显单一,但大量媒体技术的进入弥补了这一不足。

然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过于格式化的展览模式、无法抗拒的视觉冲击在创造着全新的博物馆体验的同时,也使观众成为“被动的思想者和信息接受者”。如果策展人希望促进观众与作品间的互动,那么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促进观众的独立思考,而非直白地做出“分析、解释和判断”。

## 3. 量型:自主选择的权利

相对于前面两种模式化的展览文字编排方式,目前大多数博物馆更倾向于将信息选择的权利交予观众。最通常的做法是通过增加说明文字



的量来扩展展览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其直接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增加信息来使观众最大限度地理解展品;二是为不同层次的观众提供更多的信息选择。例如,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香港故事”基本陈列,由于其历史文物本身并不具备视觉观赏的优势,展览运用了大量的媒体动画和场景复原。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具有冲击力的媒体设施和生态造景并非仅仅是为了创造视觉上的美感,大量的文字信息配合图片、多媒体等辅助展品进入展厅,使展览内容显得丰富有趣。根据香港历史博物馆网站提供的信息,整个“香港故事”展览共有750块说明文字(不包括展品说明)。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香港民俗”尤其做到了在立体造景和文字说明上的紧密结合,每个场景中都设置了展板文字来对相关内容进行说明。如在“香港木偶”部分,策展人设置了木偶戏台和木偶戏后台两个场景复原,戏台上正在上演的剧目是“狄青三取珍珠旗”,配合这一场景,馆方专门设置了展板文字来对这一剧目的内容来进行说明。而木偶戏后台场景中的文字说明则侧重于木偶头的种类、变化及代表角色的性别和性格等。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深圳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相对于香港地区的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的陈列更侧重于文物本身,但策展人似乎仍然担心展览信息量不足。在深圳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展中,大量的背景信息(包括与文物有关的图片和文字)配合文物进入展览,几乎每一个文物展柜背后都有扩展阅读的内容。例如,对青铜爵的展示配合了关于青铜酒器分类和“淫酒亡国”等内容的说明,并利用图版对青铜爵的制作工艺进行了详细说明;对青铜车马器的展示配合了铜车马复原图和“车”字发展历程的图示和说明;对青铜甬钟的展示除了对文物本身的信息说明之外还配合甬钟的结构图示对甬钟的分类和功能进行了说明。

从实际的情况看来,这些说明文字的出现似乎达到了策展人的预期目的。更深入的展品解读、更多样的信息选择,同时现场阐释、图文并茂的文字配备方式,也避免了表述上抽象、晦涩的弊病。但问题在于,既然观众研究的数据已经证明观众的阅读行为是选择性的,那么,过于密集的文字信息是否会造成阅读疲劳和信息选择上的困扰?如果策展人希望观众对展览的重点、亮点有所把握,那么,是否应该首先根据内容的重要性对文字信息量做出取舍,以引导观众阅读那些更重要、更有趣的信息?

### 三 如何构建观众青睐的 高效 文字

上述三种博物馆展览文字模式,各有利弊,却指向了同一个问题:观众喜欢怎样的博物馆展览文字?什么样的展览文字最有利于传递信息?综合前面的讨论,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 1.文字风格抓住观众心理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博物馆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人们会接触到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的历史遗物,要理解这些陌生的事物,人们必须依赖自身的思维体系,运用自身的知识背景、经验、记忆等将其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观众自身的认知体系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人们在博物馆中所欣赏到的实物、所阅读到的文字、所听到的声音以及其他所能够感知到的一切其实都在强化他们自身原有的价值体系,并用这一体系来解释他们在博物馆中所感知到的一切。有学者曾经记录了一个四口之家(父母和两个女儿)在自然博物馆中的对话:母亲首先将狮子和邻居老太太的猫联系起来,认为“这只狮子只是比那只猫大一点些而已”,这时,小女儿却注意到旁边的非洲野猫,她高兴的对母亲说:“你看,这只才像,简直是一模一样!”接着,父亲和大女儿参与到谈话当中,而谈论的核心问题却已经转移到是否可以领养一只猫?什么时候领养合适?这种谈话模式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人们总是将陌生的事物与自己所熟知的具体经历相结合,这一点,也为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研究所证实。因此,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或者能够与日常生活产生联系的展览文字最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 2.形式设计提高阅读兴趣

观众的阅读行为并非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因素便是形式设计。有研究表明,文字展板的设置位置、与背景展板的对比度、字体大小、灯光、是否具有多媒体特征等因素影响着说明文字对观众的吸引力<sup>[8]</sup>。这一点,也为国内博物馆展览策划人员所认同。典型的案例是成都博物院于2010年5~6月期间举办的“大千世界 云生胜境——张大千、孙云生粉本暨画展”。

与一般的绘画作品展不同,该展览在内容策划上采取了两条线索并举的方式:展览主线是张大千粉本暨画作,按照时间编排次序,以展现张大千绘画艺术的发展过程;同时,设置展览副线,讲述张大千的绘画经历和轶事,用以阐释张大千

生平绘画创作经历和粉本创作背景。策展人坦言,采取这一展览方式是迫于无奈,粉本作为中国古代画家施粉上样的稿本,本身无着色,在视觉上难以引起观众的共鸣,观赏性不足,因此才设置了展览副线,以弥补展品在审美上的不足,增加展览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尽管如此,展览工作人员仍然有着担忧,展览副线的内容虽然生动有趣,但主要以文字和图片为主,观众是否有耐心逐一阅读?为此,形式设计人员在文字展板的安置和设计上花费了大量心思:首先,策展人将展览副线的内容设置在展厅入口人流量最为集中的区域,配合前言、张大千年表、张大千巨幅照片等一起展出,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形式设计人员在展厅入口处设置了大幅顶天立地展墙,展墙的底纹设计取材于张大千的泼墨泼彩作品,恢弘壮丽,与展览内容相呼应。说明文字的编排配合张大千珍贵照片,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同时,在照明上,突破传统画展的照明模式,采用分区域、有节奏的方式照明。对副线大型展墙区域,采用大面积高亮度的洗墙式照明,既简洁大气,又与画作展示区域的照明相区别,使观众能够根据光线的明暗变化而对展览节奏有所把握<sup>[9]</sup>。

从现场的情况看来,这些形式设计上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观众在大型展墙区域停留的时间相当长,形式设计上的亮点成功吸引了观众目光,并引导观众阅读相关说明文字。图文并茂的方式缓解了持续阅读的疲劳,增强了博物馆信息传播的效果。

### 3. 观众研究评估文字效率

本文的讨论以观众研究的视角切入,最终也

将回到这一主题。正如我们通过观众行为模式的观察和数据分析来了解观众的阅读行为,了解观众是否阅读说明文字,他们如何阅读,会对什么样的说明文字更感兴趣,展览文字最终的信息传播效果也必须通过科学的观众调查和展览评估来进行衡量。这既是观众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成果的最终手段。同时,由于展览内容各不相同、目标观众有所差异,需要通过观众调查明确观众需求,明确传播重点,对展览文字的撰写提出更细致、更具针对性的要求。这其实也是中国博物馆展览策划中的重大缺环,也应是我們未来努力的方向。

[1] Falk et al., Predicting visitor Behavior, *The Museum Journal* Volume 28, Issue 4, December 1985 pp.249-258.

[2][4][5] John H. Falk Lynn D. Dierking, *The Museum Experience*, Whalesback Books Washington, D.C. 1992, p.72.

[3] Falk, J.H. (1983). The use of time as a measure of visitor behavior and exhibit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7(4) pp.10-13.

[6] John H. Falk Lynn D. Dierking, *The museum experience*, Whalesback Books Washington, D.C. 1992, p.75.

[7] 魏敏、李林:《艺术品陈列的困境与出路》,《博物馆研究》2011年第1期。

[8] Stephen Bitgood, 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designing effective interpretive labels,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1996). Vol.5.No.2 pp.31-45.

[9] 龚小雪、范犁、魏敏:《重现传奇粉本在魂归故里大风堂大千世界 云生胜境 张大千、孙云生粉本暨画作展 侧记》,《中国文物报》2010年5月19日。

(责任编辑:王霞)

## A Brief Analysis on Museum Exhibition Labels: Case Studies of Audience Research

WEI Min

(Chengdu Museum, Chengdu, Sichuan, 610015)

Abstract: Audience research is the core of modern museum studies. Western museum scholars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seum audience's reading behaviour by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audience's self-cognition system leads his or her visiting behaviours including reading, which contributes to his or her museum experience. The words style and label design affect the audience's reading behaviour. Hence, objective audience surveys and preliminary exhibition evaluations are essential before the curation and label making are carried out, which is a key to make efficient museum labels but also a weak link in museum exhibition curating currently in China.

Key words: museum; exhibition labels; audiences research